

文武風雲榜 (二)

熊希齡奇人奇事

● 趙掄元 (退伍陸軍中將，自由作家)

邊楚蠻荒前無古人

熊希齡字秉三，晚年自號雙清居士，湖南鳳凰廳（今鳳凰縣）人，生於清同治九年（一八七〇），逝於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），享壽六十八歲。鳳凰廳地處湘西，苗獠雜處，文化落後，風氣蔽塞。熊希齡的父親熊雲卿（兆祥），官居總兵（正二品），雖屬武職，但酷愛詩文字畫。熊希齡自幼聰慧，耳濡目染，兼受嚴父督飭，讀書頗有所成，十五歲就中了秀才，有神童之譽，深為沅州知州朱其懿所賞識，特選熊希齡入「沅水校經堂」就讀，學藝日進。適熊希齡元配廖氏以肺病去世，朱知州即以其妹朱其慧下嫁熊希齡。熊希齡二十歲參加鄉試，得中舉人，鄉闈主考張亨嘉對熊希齡特加青睞，但認為他書法欠佳，囑他回家練字，遲一科再進京會試。熊希齡乃返籍專心修習館閣體小楷，三年有成，練得字體敦實，行列整齊，二十四歲時終成進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。

先是熊希齡赴京會試途中，發生了一件趣事，他買舟東下，船行江上，日夜兼程趕路。一日，遠見一艘大船在前，船夫向熊說道：「相公，大官在前，不能超越。」熊希齡說道：「官以民為貴，何況江水茫茫，到處是路，盡管超越。」船夫遵言加速前進，快靠近大船時，忽聽大船中有人厲聲呵叱：「大人在此，誰敢無禮超越？」熊希齡也大聲說道：「鳳凰熊希齡在此。」大船的武官大人，也知道「湖南神童」的傳聞，便出艙把熊希齡迎上大船，並設宿酒相待，武官亦好吟咏，席間出了一個上聯，請熊屬對，以試其才。上聯是：「二舟并進，櫓速不如帆快；」此聯一語雙關，「櫓速」指三國時東吳大夫「魯肅」，是個文人；「帆快」指西漢的名臣「樊噲」，是個武將；意乃影射「神童」，不過是個「魯肅」，怎麼比得嚇嚇武將「樊噲」。熊希齡不慌不忙，胸有成竹的對說：「雙管齊下，笛清恣及簫和。」也是一語雙關，非常工整，「笛清」指北宋虎

將「狄青」，「蕭和」指西漢文臣「蕭何」，蕭何幫助漢高祖建立基業，遠遠勝過樊噲、狄青一介武夫，言下之意，文臣武將，各有千秋。大船的武官大人一聽，佩服得五體投地，恭送熊希齡回至小船，揚長而去。

醉心新學致力憲政

光緒二十三年（一八九七），湖南巡撫陳寶箴創「湘學報」，以熊希齡、譚嗣同、唐才常等董其事，湖南守舊之風，一時為之不變。據說有一次延請經學家皮鹿門講學，熊希齡親自搖鈴，召集聽眾入堂聽講，有好事者戲擬一聯：「鹿皮講學，熊掌搖鈴」。又有保守學究妒嫉熊希齡是陳寶箴的紅員和

不滿陳寶箴的好聞新學，用「熊」、「陳」兩姓以拆字格作了一副對聯：「四足不停，到底有何能幹；一耳偏聽，曉得什麼東西？」其實熊希齡確是奔波不停，致力於維新事業，勇往直前；又與湘鄂紳商集股設立內河運輸公司，航行小火輪，載量既大，速度又

快，極爲民衆所歡迎。不幸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發生了戊戌政變，譚嗣同被殺。

熊希齡亦因涉嫌新黨，奉令革職，交地方官嚴加管束。熊希齡回到原籍鳳凰廳，由於沅州知州朱其懿的照顧，幸告無事。後來因湖南巡撫趙爾巽的賞識，奏請開復功名，於是

由教習而直升至江蘇候補道，在仕途漸露頭角。熊希齡國學基礎深厚，又且醉心新學，詩詞更是捷才，因而進步人士或保守腐儒，他都能周旋其間。有一次，在一個淫雨綿綿的晚上，參加一個西餐宴會，番菜上來冷盤，洋酒過了三巡，有人即景出了個上聯徵求屬對：「五月黃梅天」，熊希齡不加思索，現場取材，用手指著桌上的白蘭地酒瓶說：「三星白蘭地」，出口成聯，妙對天成，衆客無不敬服。

心想如此走馬觀花，回國時如何交差？於是便把熊希齡請來，說道：「我們奉命出國考察，回國後要做考察報告，似乎應訂一個考察綱目，每人負責一二項，分工合作，才能衆擎易舉，你看應該如何分派？」

熊希齡說：「說實話，我們對憲政都沒有深入的研究，縱令勉強分工，一知半解，說些隔靴搔癢的話，恐怕也不相宜。我想不如花些錢，僱個把有見解的槍手，又穩妥又輕鬆。」李盛鐸說：「到那裏去找槍手？」

熊希齡說：「槍手現成，我們湖南同鄉楊度，號哲子，是王湘綺的得意門生，應試經濟特科，初試高中一等第二名，旋又買舟來日，專研政治經濟，他是君主立憲派，如果請他作幾篇考察報告，一定處處顧到君主

的地位與尊嚴。」

李盛鐸說：「那好，請你趕快找他商量，題目也請你跟他酌定，至於潤筆，你看送多少。」熊希齡說：「好，我這就去接洽，潤筆麼？總得一個整數。」

李盛鐸說：「一千？似乎少了一點。」

熊希齡說：「一千是少了，總得萬金之數。」

李盛鐸說：「這總好商量，由我向澤公去說，你先帶二千銀子去商酌，交卷以後，尾數一次付清。」於是熊希齡去東京飯田町找到了楊度，開門見山，說明來意，兩人研究，定了三個題目：「世界各國憲政的比較」、「憲政大綱應吸收各國之所長」、「實

施憲政程序」，另加一個「立憲應從改革官制著手」的說帖。果然，第二年五大臣環海萬里，於周遊列國之後，回到京城，呈奏考察報告，深受朝廷嘉許，尤其是改革官制說帖，更受重視，立即設立「編纂官制局」，擬議改革官制辦法。

熊希齡經此次出國考察的奔走，深受五大臣的器重，由於各大臣的吹噓照顧，聲譽鵲起，因而官符如火，先派任奉天農工商總辦，繼任東三省清理財政官兼鹽運使，嗣又兼任屯墾局督辦，肩負財經運籌大計，綜理微密。宣統二年，出任熱河都統，躋身爲封疆大吏了。

財經專家誤傳盜竊

宣統三年（一九一一年），爆發了辛亥革命，君主專制的滿清王朝，宣佈遜位，共和政府成立，以一九一二年爲中華民國元年，三月八日，袁世凱就任第二任臨時大總統，十三日任命唐紹儀爲國務總理，負責組閣。熊希齡爲唐紹儀內閣的財政總長。熊希齡所從事的工作，多與財經有關，且所至有功，故爲唐紹儀所延攬，出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財政總長。據筆者的兼課老師楊汝梅先生（時任國民政府主計處預算局局長），時常提及他追隨熊希齡總長的工作情形，對熊希齡敬佩備至，時現孺慕之情，歸納起來，約有五端：(1)熊希齡記憶力甚強，尤其對數目字，往往倒背如流，如數家珍；(2)處事認真，公

私分明，有正義感；(3)對人富親和力，排難息事，一語解頤，賞罰公正，人人樂為所用；(4)對建立財政制度，有其理想，他對列強的財政制度，有深入瞭解，認為中國首須樹立預算制度（清朝從無度支預算的編製）。國家預算，實即施政計畫的數字表現；(5)對整頓以往財政積弊，有其信心，他對各級官吏巧立名目、舞弊營私的陋習，知之甚稔。楊汝梅老師說：「當時新人新政，一團朝氣，都想為國家做點事；可是許多建議，得不到回響，許多計劃得不到認可，只是一個勁兒催逼籌款，撥發各單位薪資，籌措裝修衙門工程款，財政部成了出納賬房，終日應付門市，而一事無成。」

不久，唐紹儀因與袁世凱政見不同，憤而辭職，熊希齡也因不能有所作為，連袂請辭，七月十四日，奉准離任。十二月二十二日奉命回任熱河都統。

熱河承德有清朝皇帝的避暑山莊，房屋衆多，地積廣大，內有許多中西珍品和稀世古董，熊希齡派人列冊點收，或許是所派點收人員手續疏忽，也或許由於熊希齡升遷過快，遭人妒嫉，突然傳出熊希齡熱河盜寶的風風雨雨。熊希齡聽到這個消息，甚為氣憤，但既無明令查辦，苦於聲辯莫由。好在袁世凱認為熊希齡年輕躁進則有之，見「寶」起意則未必，對此事置若罔聞，隨即不了了之了。

組閣辦理慈善事業

民國二年（一九一三）五月，國務總理趙秉鈞因宋教仁被刺一案去職，國務總理暫由段祺瑞兼代。袁世凱本擬提名徐世昌繼任，又恐國會杯葛，又擬提名張謇，張謇堅不肯出，並推薦熊希齡組閣。袁曾電熊希齡稱：「東海（徐世昌籍隸河南東海）高臥，南通（張謇籍隸江蘇南通）倦勤，默揣衆意，非公莫屬。」經於六月三十日提名熊希齡組閣，原本意在投石問路，不料國會兩院以五九八票最高票獲得同意，袁世凱總統隨於七月三十一日，正式任命熊希齡為國務總理。熊希齡初時辭意甚堅，不肯就任，嗣經梁啟超再三函促力勸，又據傳袁世凱曾派人暗示，如不就任，將擴大偵辦熱河盜寶案；熊希齡爲了息事寧人，只得俯首應命。九月十一日，熊希齡內閣正式成立，閣員有梁啟超、張謇、汪大燮等人，頗負時譽，世人稱爲「人才內閣」。熊希齡本想有所作為，終因格於袁世凱的大權自攬，獨斷專行，所謂「第一流人才內閣」實無以展其抱負，且以財政支絀，無法應付北洋軍閥的貪暴索餉，又未能將蔡鍔調主湘政，心懷不滿，遂於民國三年二月十二日呈請辭職，辭職書中有「心力竭盡，難買平勃之歡；去就忠貞，有負唐虞之盛。」有好事者作了一聯：「鳳凰第一流，烏龜王八蛋」，揣其本意，並無責罵熊希齡的意思，只是譏諷政治制度不良，第一流

人才亦難措其手足；尤其是文人嘻戲，著重其對仗工整，諸如想九霄（戲子藝名）對忘八蛋，想對忘，九對八、宵對旦，巧對天成；他如顧鰲（民初政客）薛大可（民初政客）對潘驢鄧小問；美人王人美（電影明星）對才子袁子才（詩人）等，都是文字遊戲，殊無特別標的，博人一笑而已。

熊希齡見官場爾虞我詐，宦海險巇，遂絕意仕途。他很佩服他的會試同年、南通狀元張謇，埋頭興辦實業，生產報國；他則想從事社會救濟工作，以他的精力智能，服務人群，啟迪民智，把國家引入富強康樂之途。於是他專心辦理慈善事業，不肯再捲入政治漩渦。民國六年，直隸（今河北省）水災，熊希齡奔走募捐，利用天主教友英華主辦的孤兒院原有房舍，收容男女災童一千餘人，洪水退後，除大部難童被父母領回外，尚有二百餘人無家可歸。熊希齡決心設立永久救濟機構，定名為慈幼院，先在北京城內郎家胡同一處倉庫，後移至千佛寺，再遷至西山青龍橋，最後在香港山靜宜園舊址，興建永久校舍，定名為香山慈幼院，初設幼稚園、小學，繼設中學，再增男高中、女師範，並有職業訓練部門，附設農場、工廠，傳授各種生產技術。續優學生，則由院方津助、保送大學深造。院中管理嚴格，訓導合理，許多事務都要學童自己動手，不但要自己照顧自己，大班學生還要照顧小班學生，養成兒童自立自治、克己厚人、互助合作的習性。

院中師資優良，教授得法，馳譽遐邇。當時許多政要富賈，每願自費送其子女入院就學，稱為「附讀生」。院中不僅重視學科，對體育訓練，更為注意，培養了許多優良運動員，在那個風氣閉塞的時代，竟能訓練出出類拔萃的女性運動員。北伐統一以後，香山慈幼院多名學生曾被選代表北平（今北京）市，參加在山東舉辦的華北運動會和在杭州舉辦的全國運動會。例如著名的女運動員：李新英（短跑）、許志傑（籃球）、金春姬（籃球、韓國人），尤其是吳瑞秀，榮獲壘球擲遠全國第三名。

熊希齡於主持香山慈幼院之餘，又於民國十一年成立紅卍字會中華總會於北京，一面推進育幼、養老、卹貧的永久慈善事業，一面致力於水、旱、兵災的臨時賑濟工作。他的夫人朱其慧女士，自幼即有普及教育的懷抱，夫唱婦隨，協助熊希齡奔走肆應，爲了便於與各權要內眷聯繫，曾一度出任袁世凱的宮中女官長，廣作公共關係，募捐集資，內外相維。

老年喪偶巧緣續絃

朱其慧夫人不幸於民國二十年逝世，熊希齡頓感中饋無主，但以年逾花甲，亦不存續絃之想，經將其薄產分一部給與他的熊芷、熊鼎兩個女兒外，大部捐作「熊朱義助兒童福利基金會」，自己與長女熊芷在北平（今北京）同住。不久，其婿朱霖奉政府派赴

意大利研習航空工程，熊芷同行，熊希齡頓感孤零。朱其慧哥哥的女兒朱曦，見熊希齡年老無依，便從中慫恿與她的中學同學毛彥文女士認識交往，日久生情，終締白首之約。毛彥文女士畢業於金陵女子大學，畢業後赴美深造，獲碩士學位，歸國後在上海復旦大學及暨南大學任教。民國二十四年，熊毛聯姻，時熊希齡六十六歲，毛彥文三十三歲，年齡相差一倍。結婚之日，收到賀聯甚多，其中一副，美艷而工整，頗富深意，聯曰：「熊希齡，雄心未死；毛彥文，茅塞頓開。」一時傳爲美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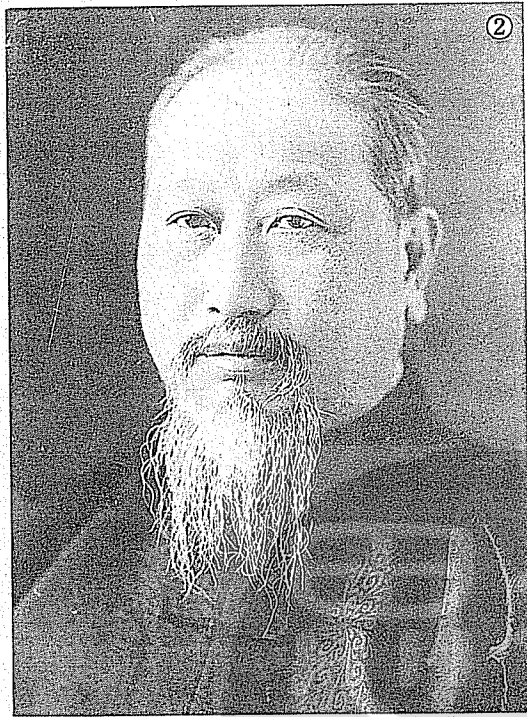
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），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，開始了全面抗日戰爭，熊希齡在上海，與紅卍字會全力救助傷亡，隨即北平淪陷，上海撤守，熊希齡匆促偕毛彥文走避香港，辛苦經營的香山慈幼院被迫解體，傷心萬分，突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夜以腦溢血病故。

熊希齡未能盡展抱負，費志以歿；但他的雄心壯志，有他的夫人毛彥文、女兒熊芷和千百個香山慈幼院畢業的學生，繼續努力，發揚光大。他的學生分佈在各個階層、各個角落，多已奮鬥有成。

筆者老伴臧淑美就是該院畢業生，因而有幸得識許多該院同學。例如抗戰時期在西安，就無意間遇到了不少。那時都是不滿三十歲的青年，生龍活虎，幹勁十足。譬如軍校第七分校教官馬志錄（在台灣曾任中央日

報副總編輯，後移民美國，已病故）和他的夫人賀宜平（現居美國洛杉磯）、李榮華、李寶華姐妹（孿生姐妹，難分彼此，二人共任一職，分別在上午上班，竟無人識破爲二人）；在臨潼華清池遇到孔慶鳳，隨她的丈夫（時任裝甲兵營營長）前往重慶，後聞途中翻車，丈夫摔死，孔慶鳳重傷。到台灣的院友約有七八十人，毛彥文、熊芷也到了台灣，每年七月七日舉行「回家節」，大家齊聚一堂，互敘別情。筆者隨眷參加，得識許多院友，譬如會計專家台大教授盛長忠和他的夫人何美瑞（現居美國洛杉磯）、聯合國統計專家胡元璋（現居美國波士頓）、企業家黃鴻鈞（現居美國洛杉磯）、台北女師附小老師王碧元（現居日本神戶）、都一處老闆娘桂紀佩（已病故）、企業家周鳳鼎，以及南韓前外交部長崔德新等，都是學有專長，事有所成者。現由熱心院友協助毛彥文女士將熊希齡骨灰遷葬北京西山腳下，墓園占地約六市畝，係於民國八年（一九一九）由熊希齡以三百二十銀元購得，園中葬有熊希齡的母親吳太夫人、熊的妻子朱其慧夫人及熊的愛子熊泉。民國二十年（一九三一），熊希齡曾爲自己修造了生壙。

民國七十八年（一九八九），由院友的努力，終將熊希齡先生的骨灰，遷葬於他自己生前選定的地點。各院友並在北京呼家樓北里，設立立新學校，繼續香山慈幼院的精神，培育窮困兒童，熊希齡地下有知，亦當含笑九泉了。



①老年娶妻割鬚示愛的熊希齡。

②年高德劭的熊希齡。

③熊希齡（左）與夫人毛彥文（右）一九三七年在北平香山慈幼院門前合影。